

探索破解连通流动儿童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 强化社区教育功能 让流动儿童“扎根”城市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若葵

由北京市西城区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以下简称常青藤)主办、中国好公益平台支持的“连通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成长’让流动儿童和城市一起成长”主题媒体沙龙暨“汨汨——流动儿童的一百种语言”公益艺术展近日在京举行。

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发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有流动儿童7109万人,流动儿童占全部儿童比例为23.9%。谁来为流动儿童提供急需的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如何让流动儿童获得平等、公平的发展机会?本次沙龙就此话题进行了探讨。

## 探索流动儿童社会化服务模式

在沙龙上,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传进做了《流动儿童社区服务的问题和努力》主题演讲。他认为,对很多流动儿童来说,即使跟随父母来到城市,有了临时住所和借读的学校,但他们在迁入城市仍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关系,仍旧怀念老家的亲人、伙伴和大自然,在城市里生活依然有强烈的漂泊感和不安全感。为此,社会组织可以为流动儿童提供资源、帮助和社会服务。这其中颇有成效的服务模式是为流动儿童创建一个物理空间,即供流动儿童活动的处所,并在其中开展社会活动,便于他们以主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以此让他们和社区建立连接,逐渐在城市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关系。陶传进说:“平等、参与、接纳、友好,是社会组织为流动儿童开展服务的基调。这一模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流动儿童面对的难题。”

常青藤创办的“在成长生活馆”在流动儿童社区服务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其研发总监李远香在沙龙上介绍,流动儿童的社区生活现状中有一些不利于其成长发展的因素,如居住环境杂乱,父母工作长时间、无暇陪伴儿童,社区及周边人员和环境复杂、安全隐患多,一部分流动儿童社会情感发展相对滞后,学习习惯和行为问题突出,流动儿童和家庭缺少社会支持,应对困难的能力薄弱等。针对这些问题,“在成长生活馆”从提供安全友好的社区活动空间、儿童保护服务、家庭教育支持、困境流动儿童个案服务、预防儿童权利受到侵害、儿童社会



孩子们参加合肥五里拐“在成长生活馆”开展的儿童生物多样性科普活动。

情感学习与发展机会等方面入手,帮助流动儿童和家庭弥补社区服务不足,助力流动儿童健康成长。比如,为流动儿童提供有针对性的社会情感学习与支持活动,组织“吐槽大会”“儿童情绪小组”“生命图画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帮助孩子们更好地认识自我,建立与自己、同伴、家庭、自然和社会的良好关系,提高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提升其自信心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期待。

至今,“在成长生活馆”已在全国70多个社区开展服务,每个场馆面临的环境、资源、社区的需求不一样,但都从儿童、家庭、社区三个层面促进儿童发展。目前,全国已有20多所“在成长生活馆”成为省级儿童示范之家。

“每个社区都应该提供儿童友好的空间和服务。”李远香认为,流动困境儿童因为户籍、居住地、父母职业、升学政策限制等问题呈现隐蔽性和动态性特点,没有被纳入现有的民政困境儿童帮扶范围。城乡儿童之家应盘活公共场地

资源,引进、嫁接社会组织在地化的社工服务,通过“物理空间+社会化运作”的模式服务更多流动儿童。

## 从全职妈妈到公益实践者

以参与者为中心开展社区动员和服务,实现受助者向施助者转变,从而构建本地支持网络,扩大社会合作,更好地服务于流动儿童,是“在成长生活馆”的另一探索。

原常青藤北京天桥生活馆、太平街生活馆馆长易静曾是全职妈妈,2008年,她和家人初到北京,住在南四环一个流动人口集中的社区。一次偶然的机缘,易静和孩子参加“在成长生活馆”组织的亲子活动,印象深刻。随着母子俩参加活动的增多,易静逐渐成了志愿者妈妈和全职公益人,她设计了“同伴学堂”,以儿童为中心,由孩子们担任小老师为同龄小伙伴讲授知识,开展成长共学、游戏等活动。“同伴学堂”搭建了一个孩子们对话、交流和互动的平台,有

效激励了孩子们的正向学习,增强了孩子的学习能力及自信心,让孩子对社区生活更有参与感和成就感。

2020年7月,易静一家到天津落户。她敏锐地注意到新小区里流动儿童数量多、资源短缺的状况,并着手在天津创办了“在成长生活馆”,于今年5月对外开放,为当地流动儿童提供多元化的公益服务。截至目前,新馆注册志愿者达到100人以上,服务人次达到2000人次以上。“有了这个平台,孩子和大人都在天津都交到了新朋友,产生了归属感。”易静说。

## 连通流动儿童社区服务“最后一公里”

社会教育是协同教育的重要一环。北京市协作社社会发展中心主任卢金艳介绍,该中心从2003年开始探索针对流动儿童的社区教育服务。其协作者童缘项目秉持“每个孩子都可以改变世界”的理念,以儿童为中心,采用儿童、家庭、社区、社会“四位一体”的方式,为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开展社区教育专业服务,例如,借助丰富的活动,让儿童更好地觉察自我、认知自我、接纳自我,成为最好的自己;通过家庭的自我、培训,角色扮演,让孩子成为最好的家人;通过社区活动,让孩子们成为彼此最好的邻居。同时,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志愿者广泛合作,构建“服务创新、研究倡导、专业支持”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协助困境人群从受助者成长为助人者,在服务中开展政策倡导、公众教育,培育草根组织。

围绕“连通流动儿童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陶传进认为,社区对流动儿童健康成长的意义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以社区为落脚点,使流动儿童的生活空间相对稳定,让他们感觉自己“在城市”有根,消除其心理上的漂泊感。其二,除了家庭和学校教育,社区也承担着很多社会化教育功能。

对于如何进一步改善流动儿童社区服务的相关政策。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创始人、理事长林岳建议,希望国家已经建立的“儿童之家”能够运转起来,其服务范围能覆盖社区中的流动儿童。她同时希望将流动儿童中的困境儿童纳入民政系统的托底服务对象。“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对流动儿童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陶传进则表示,“未来很重要的潜力点来自政府出台硬件设施,社会组织提供软性服务。”

好的教育就是在孩子心里播下“两颗种子”,一是主动性,二是自我控制力。有主动性就有自然、自由、自主的探索精神,有自我控制力就有扬善抑恶的道德原则。

■ 孙云晓

研究发现,民主权威型家庭的孩子成才率最高,其根本特点就是尊重孩子的主动性,培养孩子的自控力。教育专家蒋佩蓉以开车为例讲得最为准确形象:主动性是油门踏板,自我控制力是刹车踏板。缺乏任何一个踏板就不能开车,如果开了车会有生命危险。

因此,成长不是一个只加油不慢行的过程,成长是有张有弛、一松一紧的双行轨道,而这就对父母提出了更高的教育要求。成功的教育实际上是平衡的教育,高水平的父母教育孩子的特点是收放自如。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弗洛伊德曾说,人类有两种文明。

与蛮荒时代比,文明的人是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的人,他们能从自然界获得更多的财富和资源,因而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富裕、更舒服、更自足,这就是物质文明。

第二个文明的出现,是由于人为了获得第一个文明,欲望在不断膨胀,也会造成社会的混乱,所以要形成一些社会的道德和各种法规来约束人的行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文明。

但是,弗洛伊德也分析,这两种文明是互相冲突的,即人要是为了自己舒服,是不想去遵守法规的,对于精神文明,大多数人都不觉得舒适,只有少部分人是舒适的,这些人都是把这些社会法规、道德内化(把外在的意识变成内心的需要),我们能不能通过教育使我国越来越多的人达到外部规则的内在化,使更多的人在遵守规则时不产生不舒适感呢?

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心理学家陈会昌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对北京200多名孩子做了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从2岁起至22岁,每隔三四年对这些孩子进行一次观察,包括向父母发调查问卷、摄像、录音等,最终得出了与弗洛伊德两个文明相关的心理特征,这就是“两颗种子”,这“两颗种子”在孩子和大人身上都有体现。

陈教授认为,其中第一颗种子是觉得自己高兴的事的心理,这颗种子的心理特征是主动性的、内在的、自发性的。

人在这颗种子的作用下,做事情是高兴的、愉快的、舒适的。例如,孩子想玩沙子,而他妈妈却让他念唐诗,这时在第一颗种子的引导下他就认为玩沙子是他愿意做的,而念唐诗让他感到不高兴、不自由。

第二颗种子就是自我控制力,就是接受别人让自己去做事情的心理。例如,遵守交通规则,晚上按时睡觉,白天按时上课,完成老师交给的家庭作业等。

这两颗种子本身是相互冲突的,而且很容易出现一颗种子强、一颗种子弱的情况。

好的教育是在孩子心里播下两颗种子。陈教授还认为,青少年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两颗种子”都发达的孩子,是做事主动性和自我控制力都要强的孩子。

好的教育就是在孩子心里播下两颗种子,一是主动性,二是自我控制力。有主动性就有自然、自由、自主的探索精神,有自我控制力就有扬善抑恶的道德原则。

所谓“两颗种子”都发达的孩子,就是做事主动性和自我控制力都强的孩子。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在儿童、青少年个性发展的方面,这两个心理维度,即自我控制和人的主动性,构成了人的完整人格。

(作者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



## 新闻速递

新华社上海6月1日电(记者许晓青 杨恺)“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记者经多方采访发现,青少年棒球运动在上海逐渐流行。

根据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近年来注册的少儿棒球运动员数量激增,从2015年的不到400人,上升到现在的约1200人。

尽管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心城区“寸土寸金”,但青少年棒球运动在上海静安等区迅速发展。

一个周六的午后,阳光洒在上海市三泉学校的绿茵场上,近20名孩子分成四五个小组,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接受棒球运动“启蒙”培训。孩子们的个头不高,最小的还在幼儿园上大班。参加培训的以男孩居多,一些家长在操场边观摩训练。

投球、接球,不断调整姿势和步伐,孩子们脸上露出笑意。中间休息时,二年级学生小奚告诉记者:“很喜欢棒球!周末下午三个小时,不觉得累。很开心!”小奚就读于上海市长宁区的一所国际学校,两年前开始参加针对儿童的棒球俱乐部训练,而今每个周末由父母驾车来回两小时,到市区北部的三泉学校接受更专业的训练。

在旁观观摩训练的小奚妈妈对记者说,棒球运动是仔细比较后为孩子挑选的,他同时也在练习小提琴,但棒球是一种综合性的户外运动。“艺术和体育,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想让他有一技之长。”

上海市静安区第二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副校长魏宗海是这支儿童棒球队的总教练,“80后”的他曾作为主力代表上海队参加全国比赛,最近十几年一直致力于青少年棒球培训。他和教练团队为上海市对棒球感兴趣的儿童提供免费培训,同时他们也为上海市运动会育苗选材。

魏宗海告诉记者,目前来参加训练的孩子以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为主,这一阶段的孩子接触棒球运动主要是为了增强体魄和磨炼意志品格。“棒球运动是非常讲究礼仪的,因此对孩子人格的塑造有很大帮助。”他说。

“我们非常渴望孩子能经常走到户外,增加体育锻炼和更具国际视野的社交。”小奚妈妈说。据她观察:“棒球不仅是一项团体运动,还能在运动过程中体现每名队员的个人特色。而且运动量相对温和,身体对抗没有那么激烈,家长可以比较放心地让孩子参与这项运动。”

魏宗海说,在发现、培养青少年棒球人才的同时,他们也在培养部分青少年的课余兴趣爱好和观察习惯,孩子们今后不一定会成为职业棒球运动员,但棒球将进一步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 教子有方

# 有爱有界限 远离“亲子一体化”

■ 杨咏梅

亲子间的沟通很重要,沟通好了,双方的心是通的,反之,双方的代沟就会更深。

## 建立亲密有间的家庭关系

不越界,不仅指尊重孩子的物理空间,比如进孩子的房间要敲门,未经允许不看孩子的手机等,还包括尊重孩子的权利空间,把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利主体来对待,给孩子选择的自由和拒绝的权利。

尤其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如果亲子关系做不到有爱有界限、亲密而有间,父母该放手时舍不得放手,就难免亲子冲突高发。

尽管我国早在1990年就签约加入了国际儿童权利公约,但公众对此的知晓率一直很低。据中国儿童中心的调查,75%的父母从来没有听说过儿童权利。父母对儿童权利的无知和漠视,导致育儿过程中常见越界行为。

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亲子一体化”现象,很多父母认为“孩子是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管,孩子就应该听我的话”,一方面大包大揽,过度给予,不给孩子分担家务劳动的机会,剥夺孩子的发展权和参与权;另一方面对孩子的学习或期待过高,过度介入,剥夺孩子自主学习权利。

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参与调查的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中,有近两成家庭,如果不谈作业、考试和学习,父母和孩子之间几乎无话可说。原因就是父母不了解儿童除了学习还享有倾诉权、自由发表言论权、隐私权和休闲娱乐权。鉴于此,父母要努力忍住唠叨、催促和控制欲,放手让孩子自己安排学习计划,鼓励孩子逐渐进入自主学习状态。

对于参加中高考的孩子,填报志愿是考验亲子关系是否清晰的关键节点。父母最好做到建议而不控制,结合孩子的优势和兴趣爱好提供参考意见,但要尊重孩子的选择,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孩子。

## 确定家庭公约,建立家庭规则

双标,即双重标准,就是严于律人、宽于律己。孩子们用“双标狗”来代称那些言行不一、在子女面前永远正确的父母。双标,俨然成为亲子关系的一大杀手。

不少父母对孩子提要求、讲道理时义正词严,但是自己却往往做不到。比如有孩子吐槽说自己玩手机超过10分钟就挨骂,但“我爸可以坐在马桶上玩一个小时!”其实,孩

子对双标是非常敏感的,就算两三岁的孩子,也会流露出口服心不服的眼神。如果父母缺少自律,不仅容易失去威信,还会让孩子产生委屈、愤怒等负面情绪。即使孩子年龄小,或父母比较强势,只能将愤怒压抑下来,但累积到青春期有了反抗能量时,就会表现得特别叛逆。

孩子是用眼睛而不是耳朵接受家庭教育的。长期被父母言行不一、双标对待的孩子,内心积压着负面情绪,往往做事消极懈怠,没法集中注意力学习,久而久之,还会模仿父母养成挑剔别人的习惯,在人际交往中不受欢迎,社会功能受到损害。

要求孩子事事听话,其实是鼓励孩子“寻求大人的认可”,孩子依他律约束自己,长大后容易受同龄人、媒体及流行文化的影响,甚至会为了讨人欢心去做任何事。若想孩子有能力抵挡诱惑、抑制冲动、作出负责任的选择,父母就要帮助孩子建立自我价值体系,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和内在引导力。

跟青春期孩子冲突不断的父母,大多是在孩子12岁之前没有建立起家庭公约。家庭公约是全家人都要遵守的规则,清晰的规则给人更大的自由。心中有规则的孩子不会过于依赖他律,写作业不用父母看着也不会开小差;青春期不容易被流行文化带着跑,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对父母而言,建立规则的过程或许并不容易,但规则一旦确定,就减少了很多烦恼。

## 负面评价越多,孩子成绩越差

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父母每天对孩子说的话中,只有不到20%的表述是积极和充满鼓励的。每个孩子平均一天会得到超过400条负面评论,而正面评论却只有30多条。诸如“你怎么这么笨”“这点儿小事都做不好”“为什么别人能做到你就做不到”……语言暴力对孩子的严重伤害,就像伤疤一样深深刻在孩子心里。

美国心理学家苏珊·福沃德博士在《中毒的父母》一书中说:“小孩总会相信父母说的有关自己的话,并将其变为自己的观念。”父母的否定、打击、批判,会给孩子消极的心理